

## 西伐无战事

-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藏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，随时取用，按时兜售。
- 对未来，我们没有明确的计划。能考虑到事业、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人寥寥无几——我们满脑子混沌念头。在我们眼中，生活、战争都充满理想色彩，甚至这一切都被我们浪漫化了。
- 我们先是惊讶，接着痛苦，最终，我们冷漠地认识到，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，而是鞋刷，不是思想，而是制度，不是自由，而是训练。
- 我们变得冷酷、爱猜忌、无情、满怀仇恨、残忍粗鲁——但这样很好，因为我们正缺乏这些特质。
- 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，他也一样，会抓住这点儿权力。特别自然，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。
- 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。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。士官可以折磨士兵，中尉可以折磨士官，上尉可以折磨中尉，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。
- 他只能在军队这么干！而且这些都铸到他脑子里了！越是平时籍籍无名的人，到了这儿，脑子里这些想法越多。
- 纪律是要有，但纪律不是故意刁难。
- 我们已变成凶险的野兽。不是在战斗，而是在保卫自己免遭毁灭。
- 我们不再无力地躺在绞架上等待，而是为拯救自己去摧毁，去杀戮。不仅是拯救，还有复仇。

·那边的腌牛肉在整个前线都很出名。我们甚至经常会为了罐头搞一次突袭。因为我们营养太差，还经常忍饥挨饿。

·即使有人能把过去的生活还给我们，我们也不知拿它如何是好。它扑面而来的温柔神秘之力不会复苏。我们可能活在其中，出没其中。我们可能会回忆它，爱它，想到它就动容。但就像我们在亡友的遗像前沉思——那是他的样子、他的面容，而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，成了记忆中虚假的生活。照片上的他，已经不再是他了。

我们的灵魂已经死去。

·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，像老道的年长者，粗暴、悲伤、浅薄——我想，我们迷失了。

·这些可怜的狗，带着卑微的勇气，冲锋，进攻。这些可怜又老实的狗，被吓得不敢大喊，被炸伤了胸脯、肚子、胳膊和腿，也只能轻声呜咽，喊着母亲，而一有人看他们，他们立即就住嘴了。

·只要还待在战场上，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，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，沉入心底。它太沉重，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。假如那么做，它会立即杀死我们。我们已经意识到：人只要屈服，就能躲避打击，忍受恐惧——但去思考，就立即活不下去了。

就像上了前线，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，同样，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。毫无办法，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。我们要活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。在这里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。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，但在这里，它是个错误。

·我知道：所有发生的一切，只要战争尚未结束，都会像石头，沉入心底。战争结束，它们就会苏醒，开始阐释生与死。

·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。穷人为生计奔波、操劳，大抵如此。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，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。所以，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，母亲口中的“亲爱的孩子”意味着更多。

· 现在我意识到，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，我无法融入这里。这是个陌生的世界。

· 一个陌生的可怕念头突然涌上心头，我再也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了。尽管我竭力祈求，但一切都未改变。我像被判了刑，冷漠而悲伤地呆坐着。往昔转身离去。同时，过多的祈求又让我感到恐惧。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，我一无所知。我必须牢记，我还是个士兵。

·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高级教师康托列克的名言，鼓励着后备军康托列克：“后备军康托列克，我们很幸运，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，战胜困难。”

! :  
· “假如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愿意发誓，你再不会回来？”

“假如他不是马上死的，我再也不会回来。”

· 一道命令就能让这些沉默的身影变为我们的敌人，或变为我们的朋友。某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我们无从知晓的某人签署的文件。于是本该遭世人蔑视、受到最高制裁的罪恶成了我们持续多年的至高目标。谁能分清敌友？当我们在这里，望着这群沉静的人，有的脸孩子气，有的蓄着信徒式的胡须！每位新兵的军官，每个学生的老师，都比他们更像凶恶的敌人。而他们一旦获得自由，就会朝我们开枪，我们也会射向他们。

·那是掌权者的意愿。上前线以前，我从没见过法国人。大部分法国人之前也从没见过我们。没人问过他们对战争的看法，就像没人问我们。

·军人的民族感情就体现在他上了战场。可正因为上了战场，他的这种感情终结了。其他一切，他都从实际出发，依照自己的观点来判断。

·我不再是一块黑暗中孤单发抖的物件——我属于他们，他们也属于我。我们有同样的恐惧、同样的生活。我们以一种简单又沉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。我想把脸埋在他们中间，埋在他们的声音中，埋在拯救我、援助我的低语中。

·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。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假如当时，克默里西的腿能再往右挪十公分，假如海尔的身子能再朝前五公分——

·“战友，我并不想杀死你。要是你再跳进来，我不会那么做，只要你头脑冷静。不过之前，你对我来说是个思路，是个活在我头脑中的推论。是它让我下了决心——我刺死的是这个推论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人，而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、你的刺刀、你的武器——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、你的脸和我们的共性。

·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，一个病区——德国有成千上万，法国有成千上万，俄国有成千上万。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，那么书写、行为、思考，全是彻底的徒劳！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，阻止痛苦的徒刑，那么一切都是谎言，都无足轻重。唯有野战医院，指明了什么是战争。

· 我很年轻，才二十岁。我对生命的认识，唯有绝望、死亡、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。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。人民沉默、无知、愚蠢、顺从，无辜地互相杀戮。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，好让这一切更精妙、更持久地延续下去。而在这里、那里，在全世界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，看着这一切；我们这代人都和我一样，经历着这一切。

· 几年来，我们的工作足杀戮——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。我们对于生的认识局限于死。

· 战争不过是种死因，就像癌症和肺结核、流感和痢疾，只是死得更频繁，更多样，更残忍。

· 这是种伟大的兄弟情谊。它以奇特的方式，糅杂着民歌中的反谊、囚犯们的团结情感、死囚们绝望的相依相伴。它发着微光，照亮身处险境的生活，祛除死亡的剧烈与苍凉，以毫无感伤的方式仓促消耗着赢得的时间。

· 有时，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，但随后，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。

这是些最危险的时刻。它向我们指明，适应不过是种造作。那根本不是安宁，而是剧烈地绷紧着，为求得安宁。

· 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。人人都在等待。假如又是一次失望，那么人人都会崩溃。希望太强大了，没有爆炸，就不会被彻底清除。假如没有和平，就会爆发革命。

·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——先于我们成长的那代人，虽然和我们在这里共度了几年，但他们还有张床，有份工作，他们会回到过去的生活中，不久将忘记战争——而后于我们成长的一代人，跟我们从前一样，对我们感到陌生，把我们推到一边。我们对自己来说也是多余的。我们将继续成长，一些人会适应，一些人会融入，很多人会无所适从——年华将化为乌有，我们终有一死。

· 他于1918年10月阵亡。那天，整个前线寂静无声。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：西线无战事。

他向前倒下，像是趴在地上睡着了。如果把他翻过来，会看见他大约并没遭受太久的痛苦——他脸上表情镇定，就像他对这样结束感到满意。

保罗所在第二连原有150人 英军炮击 → 80人 基地炮击 → 32人

共20人应征入伍。

保罗同班同学：

1. 保罗·博伊默尔 “我” 19岁 1918.10 阵亡。

2. 艾伯特·克罗普 19岁 喜欢耍小聪明、说俏皮话

在军粮库炮击时被击中膝盖，与保罗一同负伤前往后方。被截肢后性情大变，和保罗分别之后下落不明。

3. 米勒 19岁 始终随身带着课本，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，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。

战争末期被照明弹近距离射进胃部，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，阵亡。

## 主要人物.

4. 莱尔 19岁 大胡子, 卷学好, 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.  
战争末期臀部中弹, 与连长先后流血过多而死
  5. 约瑟夫·贝姆 19岁 和蔼的胖子  
被志愿上战功的学生中第一批阵亡者之一, 双目中弹, 挣扎时被打死
  6. 弗兰茨·克默里希 19岁 瘦弱, 其母交代保罗照顾他  
一条腿被炸断, 被截肢后伤重死在战地医院.
- Others:
7. 加登 19岁 一个瘦削的钳工 唯一幸存者
  8. 海尔·维期胡斯 19岁 挖煤工人  
一次炮击中背部被炸裂, 伤重而死.
  9. 德特林 农民 战争末期试图逃跑被战地宪兵(军警)逮捕, 上了军事法庭, 生死未知.
  10. 斯坦尼斯劳斯·卡钦斯基 "卡特". 40岁 顽强. 机警. 足智多谋  
战争末期胫骨中弹, 在前往战地医院的途中后脑勺被弹片击中而死.
  11. 欠尔廷克 连长 战争末期在一次进攻中为解围胸部中弹, 下巴被弹片削去; 阵亡.
  12. 热拉尔·迪瓦尔 法军, 排字工 在保罗侦查途中被保罗用小刀杀死, 是保罗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